



西安外国语大学文丛

# 埃里希·凯斯特纳

## 早期少年小说 情结和原型透视

侯素琴◎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西安外国语大学文丛

埃里希·凯斯特纳  
早期少年小说  
情结和原型透视

侯素琴◎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里希·凯斯特纳早期少年小说情结和原型透视 / 侯素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 - 7 - 5161 - 6102 - 9

I. ①埃… II. ①侯… III. ①凯斯特纳, E. (1899 ~ 1974) - 小说  
研究 IV. ①I516. 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977 号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198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20世纪，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 1899—1974）风靡全球，是迄今为止唯一享有极大国际声誉的德国儿童文学作家。<sup>①</sup> 在德国，他对德语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与格林兄弟（Jacob Grimm, 1785—1863, Wilhelm Grimm, 1786—1859）、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 1832—1908）以及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 1809—1894）等儿童文学大师齐名，被称为儿童文学领域“创世纪的作家”。儿童文学从17世纪产生、发展直至成熟，文学体裁也从最初的神话、童话发展到诗歌和小说，各种儿童作品基本上都具备同一种功能：教育功能。魏玛共和国时期，德语文学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壮观景象，各种文学流派更迭交替，文艺理论异彩纷呈。儿童文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尤其是凯斯特纳和其儿童小说的出现，为波澜不惊的德语儿童文学掀起了一阵现实主义狂潮。可以说，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把德国儿童文学引入了现实主义道路。

19世纪中期，德国的儿童文学创作逐渐从宗教和教育的视角转向现实，其中以高产作家古斯塔夫·尼尔里茨（Gustav Nieritz）为代表。尼尔里茨本是德莱斯顿一所国民小学的老师，当时写书的收入远高于做老师的收入，所以迫于生计，尼尔里茨开始着手写小说。<sup>②</sup> 在人们不断关注现实世界的时代，尼尔里茨的作品也毫无例外地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他的小说面向小市民阶层，作品中随处可见贫穷、饥饿和死亡等主题。虽然他

<sup>①</sup> Malte Dahrendorf: Erich Kästner und die Zukunft der Jugendliteratur oder über die Neubewertung einer Besonderheit des Erzählens für Kinder und Jugendliche bei Kästner . In: Erich – Kästner – Buch. Jahrgang 2003. Würzburg 2004 , S. 30.

<sup>②</sup> 尼尔里茨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亚历山大·门奇考夫，或曰财富的危险》（Alexander Menzikoff oder: Die Gefahren des Reichtums, 1834）、《年轻的鼓手，或曰好儿子》（Der junge Trommelschläger, oder: Der gute Sohn, 1838）等。Reiner Wild (Hrs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inder – und Jugendliteratur, Stuttgart: Metzler, 1990, S. 149.

的小说仍然摆脱不了传统儿童文学道德说教的意味，但他是第一个把上述现实主题引入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作家。<sup>①</sup> 当现代文学发展到 20 世纪初期，受美学教育运动的影响<sup>②</sup>，儿童小说的创作不再追求美与丑的绝对划分，而是将现实批判作为小说创作的根本。埃里希·凯斯特纳就是该时期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杰出代表。

本书将埃里希·凯斯特纳作为研究对象，把目光投到他创作于魏玛时期的四部儿童小说——《埃米尔擒贼记》、《小不点和安东》、《5月35日》和《飞翔的教室》。全书借助分析心理学的情结和原型概念，挖掘小说中的少年成长主题，进而对小说文本相对应的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并揭示凯斯特纳钟情儿童小说创作和成长主题的外在因素和心理原因。总体来说，埃里希·凯斯特纳早期的儿童小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幽默的审美价值，他的创作为后世儿童文学的创作开启了新的方向，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道路，影响着一代甚至几代小读者的道德价值观。笔者希望通过考察凯斯特纳现实主义儿童小说深层的心理含义，能够充实国内对这位享誉全球的德国儿童文学大师的研究。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书得以出版，首先特别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卫茂平教授。在我撰写论文期间，卫教授为我提供赴德研修的机会，这样我才能搜集到第一手充足的资料；另外，卫教授对我的论文给予我悉心指导，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卫教授治学严谨，细致认真的态度是我学术道路上学习的榜样。同时我要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谢建文教授，在他的课堂上我感受到学术讨论的魅力，自己的思维得到扩展，对本书思路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外，在此我还要感谢法兰克福青少年文学研究所汉斯·海诺·埃韦斯教授，他为我使用他们的图书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给我的书稿的修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在此要特别感谢西安外国语大学对本书出版的资助，感谢德语学院同事们的关心以及科研处王娟老师的细致工作。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为我带来的欢笑，为我分担了生活琐事，使我得以静心于写作。他们的关怀是我一生的财富。

再次向各位恩师、挚友和家人表示最为诚挚的感谢！

<sup>①</sup> Reiner Wild (Hrs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inder- und Jugendliteratur*, Stuttgart: Metzler, 1990, S. 149.

<sup>②</sup> Ebd., S. 251.

# 目 录

## 第一编 引言

第一章 作家生平及创作 .....	(3)
第二章 研究现状 .....	(6)
第三章 研究方法和论述结构 .....	(14)

## 第二编 现实世界与童话世界

第一章 悲观主义者——凯斯特纳 .....	(21)
第二章 儿童小说写作伊始 .....	(32)
第三章 现实里的童话 .....	(37)
第一节 现实和幻想 .....	(37)
第二节 《5月35日》：想象力的释放 .....	(43)
第三节 独特的现实童话 .....	(46)

## 第三编 蒙太奇式成长小说

第一章 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	(55)
第二章 成长小说与成长母题 .....	(59)
第三章 凯斯特纳的成长小说 .....	(68)
第一节 蒙太奇式的成长过程 .....	(68)
第二节 少年成长的线索 .....	(71)
第四章 与传统成长小说的异同 .....	(75)

## 第四编 少年成长的情结分析

第一章 童年情结 .....	(81)
第二章 都市情结 .....	(87)

---

第一节 现代都市和作家 .....	(87)
第二节 成长少年的都市 .....	(93)
一 康拉德：想象中崩溃的电动城 .....	(93)
二 埃米尔：阳光下的完美世界 .....	(95)
三 安东：夜幕下的生存现实 .....	(99)
<b>第三章 俄狄浦斯情结 .....</b>	<b>(102)</b>
第一节 俄狄浦斯情结的人格面纱 .....	(102)
第二节 写给母亲的爱情诗 .....	(105)
第三节 克服母恋的艰难蜕变 .....	(109)
一 埃米尔：“俄狄浦斯的天堂” .....	(109)
二 安东：心灵上的无意识剥落 .....	(112)
三 马丁：游离于母亲世界之外的少年 .....	(113)
第四节 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偏居一隅的父亲 .....	(116)

## 第五编 天父原型分析

<b>第一章 天父原型 .....</b>	<b>(121)</b>
第一节 集体无意识之原型概念 .....	(121)
第二节 天父原型的来源 .....	(123)
第三节 天父的缺失 .....	(124)
一 天父缺失的时代 .....	(124)
二 凯斯特纳的天父缺失和补偿 .....	(131)
<b>第二章 赫克托尔的父亲意象 .....</b>	<b>(134)</b>
<b>第三章 天父——成长主体的精神导师 .....</b>	<b>(146)</b>
第一节 天父背后的凯斯特纳 .....	(146)
第二节 精神导师和美德培养 .....	(152)
<b>结语 .....</b>	<b>(162)</b>
<b>附录 .....</b>	<b>(165)</b>
<b>参考文献 .....</b>	<b>(171)</b>

# **第一编**

## **引　　言**



# 第一章 作家生平及创作

埃里希·凯斯特纳出生于1899年2月23日，在威廉大帝统治时期度过了他的童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教师培训班毕业，1917年入伍。战后，凯斯特纳放弃教师职业的理想转入高级文理中学，此时，他已经开始了诗歌和短篇小说的文学创作生涯。魏玛共和时期，凯斯特纳先后在莱比锡、罗斯托克和柏林的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戏剧史。1925年埃里希·凯斯特纳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论弗里德里希大帝和德国文学》(*Die Erwiderungen auf Friedrichs des Großen Schrift "De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大学期间，凯斯特纳就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曾为包括《世界舞台》(Weltbühne)<sup>①</sup>，《周一晨报》(Montag Morgen)在内的多份报刊撰稿，内容涉及戏剧评论、随笔等，并逐渐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小有名气。

凯斯特纳的文学生涯经历了魏玛时期的辉煌(1928—1933)<sup>②</sup>、二战时期的沉寂(1933—1945)以及二战后的复兴(1945—1967)三个阶段。

魏玛时期，凯斯特纳先后出版诗集《腰上的心》(Herz auf Taille, 1928)、《镜子里的喧闹》(Lärm im Spiegel, 1929)、《一个男人给予答复》(Ein Mann gibt Auskunft, 1930)、《椅子之间的歌唱》(Gesang zwischen den Stühlen, 1932)以及长篇小说《法比安》(Fabian, 1931)，在德语文艺

<sup>①</sup> 《世界舞台》是由齐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 1881—1926)于1905年在柏林创刊的德语周刊，内容涉及政治、艺术和经济。魏玛时期，《世界舞台》以红色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被看作是激进的左派报刊。从1905年到1933年间，大概有2500多名作家为该杂志撰稿，包括库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 1890—1935)，埃里希·凯斯特纳，卡尔·楚格迈耶(Carl Zuckmayer, 1896—1977)，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 1887—1968)等人。

<sup>②</sup> 凯斯特纳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凯斯特纳的处女诗集《腰上的心》(1928)代表了作家创作的开端。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很多收录进诗集的诗歌都创作于1928年之前，并已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约翰·宗纳维尔(Johan Zonneveld)在其博士论文《作为书评人的埃里希·凯斯特纳，1923—1933》中，把凯斯特纳的第一个创作阶段提前至1923年。参见：Andreas Drouve, *Erich Kästner – Moralist mit doppeltem Boden*, Diss., Marburg: Tectum Verlag, 1993, S. 16.

批评界所受褒贬不一。美学上，众多学者认为他打破了传统德国诗歌的模式，代表一种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风格。社会批判上，凯斯特纳曾一度被称为“左派忧郁者”<sup>①</sup>。除此之外，魏玛时期的凯斯特纳经历了他儿童文学创作的巅峰，先后出版了《埃米尔擒贼记》（*Emil und die Detektiv*, 1929）、《小不点和安东》（*Pünktchen und Anton* 1931）、《5月35日》（*35. Mai oder Konrad reitet in die Südsee*, 1931）和《飞翔的教室》（*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 1933），在社会和德语文学以及世界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借此奠定了他“德国现代儿童文学之父”<sup>②</sup>的地位。这是凯斯特纳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之后，凯斯特纳本人被纳粹跟踪、传讯，其作品遭禁，唯有《埃米尔擒贼记》得以幸存。尽管如此，凯斯特纳还是选择作为战争和纳粹的“见证人”留在德国<sup>③</sup>，先后用贝尔特霍尔德·比格尔（Berthold Bürger）、彼得·弗林特（Peter Flint）、罗伯特·诺伊纳（Robert Neuner）等笔名写作剧本和电影脚本维持生计。1935年，《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Emil und die drei Zwillinge*）、《雪地三游客》（*Drei Männer im Schnee*）和《边境姻缘》（*Grenzverkehr*）等通俗小说面世。这些作品首先在瑞士出版，后辗转回到德国。战争后期，他还写了著名的电影剧本《闵希豪森》（*Münchhausen*, 1942）。这个时期的凯斯特纳是通俗文学的代表。

战后，凯斯特纳致力于德国战后道德重建的尝试，担任慕尼黑《新报》（*Neue Zeitung*)<sup>④</sup>文艺版的主编，创办《企鹅》（*Pinguin*）杂志。他关注儿童的生活和教育问题，通过与读者的沟通，帮助战后的青少年走出精神的困惑。1949年，凯斯特纳出版以呼吁和平、关注儿童为主题的图

<sup>①</sup> 在谈到凯斯特纳小说和诗歌中的政治倾向时，社会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称他为“左派忧郁者”。Walter Benjamin, “Linke Melancholie. Zu Erich Kästners neuem Gedichtbuch.” Orig. In: *Die Gesellschaft* 8, (1931) Bd., 1, S. 181—184 Hier; *Manifeste und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 1918—1933*, S. 623—625.

<sup>②</sup> 孔德明：《战后德国儿童文学之父凯斯特纳》，《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3期，第152—157页。

<sup>③</sup> 凯斯特纳就在纳粹焚书的现场，看到了自己和其他被禁作家的书籍顷刻间化为灰烬。战后，凯斯特纳多次说明他留在德国的原因是要作为见证人留在德国，或是为了自己的母亲。对这一点，很多研究者提出了怀疑意见，将凯斯特纳视为“胆小鬼”。

<sup>④</sup> 《新报》是二战后德国美占区的一份报纸，从1945年10月17日发刊至1955年1月30日，凯斯特纳负责该报的文艺小品专栏。

画书《动物会议》(*Konferenz der Tiere*)，以及深入家庭问题的《两个小洛特》(*Das doppelte Lottchen*)。诚如战争之前的凯斯特纳，他带给世界和孩子们无尽的惊喜，《两个小洛特》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荧幕。1957年，他的童年自传《当我是小男孩时》(*Als ich ein kleiner Junge war*)问世，给凯斯特纳的研究者们打开了一条直指作家内心和创作源泉的通道。同年，凯斯特纳荣获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Büchner-Preis)，1960年，荣获国际儿童文学的最高奖——安徒生奖(Hans Christian Anderson-Preis)<sup>①</sup>。六十年代末期，凯斯特纳先后出版《袖珍男孩》(*Der kleine Mann*, 1967) 和《袖珍男孩和袖珍小姐》(*Der kleine Mann und die kleine Miss*, 1967)，这是凯斯特纳写给他唯一的儿子，也是留给广大喜欢他的读者的最后的作品。1974年7月29日，凯斯特纳在慕尼黑逝世。

埃里希·凯斯特纳一生的文学创作涉及诗歌、散文、剧本、报刊评论、讽刺剧以及小说(包括写给成年人的小说和儿童文学等)领域，其创作语言颠覆传统，作品内容根植于客观现实，迄今为止，他的作品被译成60多国文字从而风靡全球<sup>②</sup>。同时，凯斯特纳的创作还具有两面性：在诗歌和《法比安》中，作家多揭露灰暗的社会，表现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社会中的疑惑和茫然；而其儿童小说则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保持童心，乐观积极、幽默且理性的作家。凯斯特纳视少年儿童为“善”的根源，儿童和少年是让他顶礼膜拜的“善”的化身。

<sup>①</sup> 安徒生奖是由IBBY(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设立的国际儿童文学最高奖，从1956年开始，每两年颁发一次，奖励取得卓越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图画家。国际儿童文学奖被称为“小诺贝尔奖”。

<sup>②</sup> Bernd Dolle - Weinkauf, Hans - Heino Ewers (Hrsg.), *Erich Kästners weltweite Wirkung als Kinderschriftsteller*,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2, im Vorwort.

## 第二章 研究现状

在德国文学批评史上，凯斯特纳的名字远不及位于德国文学批评史上顶尖地位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冯塔纳（Fontana, 1819—1898）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等人响亮。但是，凯斯特纳儿童作品的发行数量之多，普及程度之广，没有上述哪位文学大师能够望其项背，“尽管有关于他们的研究和评论文章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都是凯斯特纳无法企及”<sup>①</sup>。“现在已经长大的那些孩子中，没有一个未读过凯斯特纳的小说，未看过由他的小说拍成的电影，未听过将他的小说灌成的磁带。如果要给德国青少年文学作家冠以‘大师’的称号——还有谁比凯斯特纳更适合？”<sup>②</sup>当然，凯斯特纳也拥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献和研究者，足以说明凯斯特纳在德语文学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德国魏玛时期，凯斯特纳的文学创作达到巅峰。他的诗集一经出版，就在当时文学界引起轰动。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 1893—1947）将他的诗歌视为“无与伦比的轻快的内心”<sup>③</sup>，指出正是“从凯斯特纳开始，人们重新阅读诗歌”<sup>④</sup>。凯斯特纳的诗歌为20世纪初的德国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他本人也作为新客观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广受关注。1931年凯斯特纳的小说《法比安》出版，作家本人及其作品再次成为众

① Stefan Neuhaus, “Schlechte Noten für den Schulmeister? Der Stand der Erich - Kästner - Forschung”, *Literatur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2. 1. 1999. S. 43 – 71, hier S. 43.

② Michael Sahr, “Es geht um die Kinder”, *Dikussion Deutsch* 23 (1992), H 127, S. 450 – 264.

③ Hans Fallada, “Auskunft über den Mann Kästner”, *Die Literatur* 34. Jg. 1931 – 32, Heft 7, S 367 – 371, Vgl: Rudolf Wolff (Hrsg.), *Erich Kästner – Werk und Wirkung*, Bonn: 1983, S. 54 – 60.

④ Luiselotte Enderle, *Erich Kästner mit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verlag, 1989, S. 8.

多文学批评者关注的对象。小说表现出时代和社会的黑暗面，以及人性道德的没落等问题，并引发一系列讨论。瓦尔特·本雅明称凯斯特纳为“左派忧郁者”，认为他无痛呻吟，无视现代文明带来的进步；与凯斯特纳同期的库特·图霍尔斯基则认为，他的“现实主义诗歌”是在“暴雨加十级大风中哼唱着的小曲”<sup>①</sup>。时至今日，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起落沉浮，有关凯斯特纳本人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从未中断。其间，凯斯特纳被冠以不同的称谓，展现了研究者对作家从不同角度的诠释，如“德国文学的街垒战士”<sup>②</sup>，“伪英雄泛滥时代里的真英雄”<sup>③</sup>，“多虑的悲观者和本质上的乐观者”<sup>④</sup>，“没有幻想的理性者”<sup>⑤</sup>，“青年文学大师”<sup>⑥</sup>，“源自爱的道德者”<sup>⑦</sup>等。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 – Ranicki, 1920—2013）称凯斯特纳为“德国最满怀希望的悲观主义者和德国文学最积极的否定者”<sup>⑧</sup>。

凯斯特纳对德语文学另一大贡献在于他的儿童小说的创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凯斯特纳着手创作儿童小说并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埃米尔擒贼记》的出版，“揭开了德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序幕”<sup>⑨</sup>。即使在凯斯特纳遭禁的纳粹统治期间，《埃米尔擒贼记》也得以幸存。在克劳斯·多德雷尔（Klaus Doderer）看来，不能将作为诗人、成人作家或者儿童小说家的凯斯特纳割裂开来，因为他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风格

<sup>①</sup> Kurt Tucholsky, “Auf dem Nachttisch”, *Die Weltbühne*, 26. Jg. Sammelband zweites Halbjahr 1930, S. 859 – 865 hier S. 860.

<sup>②</sup> Konstantin Prinz von Bayern, *Die großen Namen. Begegnung mit bedeutenden Dichtern unserer Zeit*, München; 1956. S. 277 – 290, hier S. 279.

<sup>③</sup> Kasimir Edschmid, “Rede auf den Preisträger. Georg – Büchner – Preis”, *Jahrbuch der Deutschen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 Heidelberg, Darmstadt; 1958. S. 77 – 82, hier S. 80.

<sup>④</sup> Hanns – Erich Haack, “Dr. Kästenrs Kaleidoskop”, *Deutsche Rundschau LXXXV*, 1959. S. 128 – 132, hier S. 129.

<sup>⑤</sup> Herbert Ahl, “Urenkel der Aufklärung. Erich Kästner”, *Literatirsche Portraits* München, Wien; 1962. S. 144 – 151, hier, S. 144.

<sup>⑥</sup> Rudolf Hagelstange, “Verzeihliche Zumutung. Erich Kästners, Kästner für Erwachsene”, *Der Spiegel*, Nr. 33, 8 August 1969. S. 77.

<sup>⑦</sup> Willi Fehse, “Ein Moralist aus Liebe. Erich Kästners zum 75. Geburtstag”, *Der Literat*, 16. Jg. Nr. 2. Februar 1974. S. 29 – 30, hier S. 29.

<sup>⑧</sup> Marcel Reich – Ranicki, “Erich Kästner Der Dichter der kleinen Freiheit”, *Nachprüfung Aufsätze über deutsche Schriftsteller von gestern*,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 – Anstalt, 1980. S 284 – 293.

<sup>⑨</sup> Stefan Neuhaus, “Schlechte Noten für den Schulmeister? Der Stand der Erich – Kästner – Forschung”, *Literatur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2. 1. 1999. S. 43 – 71, hier S. 55 Vgl. Klaus Doderer, *Erich Kästner. Für die Jugend schreiben*, S. 312.

和主题……其实早已根植于他的儿童小说中”<sup>①</sup>。1966 年，库特·博伊特勒（Kurt Beutler）的博士论文出版。德国有关凯斯特纳以及他的儿童作品的研究也因此发生转折，随后涌现出众多具有较强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教育分析。二战结束后，凯斯特纳继续活跃在儿童文学领域，推出更多新作，其作品对战后的道德重建和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研究者多讨论凯斯特纳作品的教育功能。库特·博伊特勒在专著《埃里希·凯斯特纳——文学教育研究》中运用语文学和阐释学的研究方法，从凯斯特纳的成人小说和儿童小说出发，以凯斯特纳自身受教育的过程为前提，探索作家生活和作品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的重点置于凯斯特纳的教育动机，即对教育当局的批判等，证明凯斯特纳具备“建立在正直和洞察力基础上的社会责任感”<sup>②</sup>。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凯斯特纳将教育视为社会不断改善的唯一手段，认为直接的政治措施只是辅助或者收效甚微，他赞成一项长期的社会改革方案，反对利用政治手段实现社会迅速变革的激进革命。”<sup>③</sup> 1976 年，雷娜特·本森（Renate Benson）的专著《埃里希·凯斯特纳作品研究》公开出版。作者在书中分别对作为讽刺作家、儿童小说家、通俗文学作家以及现实主义诗人的凯斯特纳进行分析，不仅触及作品中的讽刺和幽默的创作风格，还探讨了其中的道德意义。“凯斯特纳是一位道德者，不是道德的布道者，而是一位道德哲人，他在作品中抨击了人及人类的某些行为方式。”<sup>④</sup> 本森指出，凯斯特纳借助文字表达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即“在道德领域内对个体进行改造，教育他们进行负责任的思考和行为，这是个体自由的必要基础”<sup>⑤</sup>。本森还认为，在儿童小说中，凯斯特纳的哲学观点带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浪漫色彩，但并未进行深入讨论。

其二，社会批判性分析。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学者多关注凯斯特纳

<sup>①</sup> Stefan Neuhaus, “Schlechte Noten für den Schulmeister? Der Stand der Erich – Kästner – Forschung” *Literatur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2. 1. 1999 S. 43 – 71 hier, S. 59 Vgl. Klaus Doderer, *Erich Kästner. Für die Jugend schreiben*, S. 312.

<sup>②</sup> Kurt Beutler, *Erich Kästner. Eine literaturpädagogische Untersuchung*, Diss., Marburg: 1966, S. 132.

<sup>③</sup> Ebd., S. 300.

<sup>④</sup> Ebd., S. 8.

<sup>⑤</sup> Renate Benson, *Erich Kästner. Studien zu seinem Werk*, Diss.,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1970, Bonn: 1973, S. 9.

儿童作品与时代的关系。1986 年，彼得拉·基尔施（Petra Kirsch）在她的博士论文《对历史转折期的埃里希·凯斯特纳儿童小说的文学史学研究》中提出，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在其诞生的年代中承载着一种历史意识，因此是整个社会的反映。基尔施视凯斯特纳为“政治作家”（politischer Autor）<sup>①</sup>。论文从勇敢、诚实、行善等德目出发，分析作品中人物的“道德政治的价值”（moralpolitische Werte）<sup>②</sup>。“儿童小说中存在大量的道德价值和真理”，因此胜任“表达政治理想，或者关于社会实践和可操作性的理想”<sup>③</sup>，而凯斯特纳笔下的童年则体现出“自由道德的完美性”（uneingeschränkte moralische Integrität）<sup>④</sup>。基尔施认为，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是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反面现象，童年的画面完全是对成人世界的否定。儿童小说的道德教育功能在凯斯特纳的作品中多表现为实现政治可能性的动力，即有助于从出发点上（儿童）来改变社会现实<sup>⑤</sup>。儿童文学评论家克劳斯·多德雷尔发表多篇文章，研究凯斯特纳儿童小说的社会批判特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埃米尔擒贼记〉——儿童小说中的社会批判》（Erich Kästner. *Emil und die Detektive* Gesellschaftskritik in einem Kinderroman）和《团结和奴性——对比〈埃米尔擒贼记〉和威廉·施普雷尔的〈中学之战〉》（Solidarität und Untertanengeist. Zu Erich Kästners *Emil und die Detektive* und Wilhelm Spreyers *Der Kampf der Tertia*）。

其三，道德分析。20 个世纪 90 年代，学者对凯斯特纳儿童小说的分析集中在道德范畴，对此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安德烈亚斯·德罗弗（Andreas Drouve）的专著《埃里希·凯斯特纳——双重根基的道德者》（Erich Kästner Moralist mit doppeltem Boden, 1993）。书中重点研究凯斯特纳道德观的双重性，指出凯斯特纳将双重的道德观置于儿童小说（好的世界）和诗歌以及《法比安》（坏的世界）中。

其四，语言风格分析。卡尔海因茨·丹尼尔（Karlheinz Daniel）在文

<sup>①</sup> Petra Kirsch, *Erich Kästners Kinderbücher im geschichtlichen Wandel. Eine literar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Diss., München: 1989, S. 22.

<sup>②</sup> Ebd. S. 45.

<sup>③</sup> Ebd. S. 18.

<sup>④</sup> Ebd. S. 25.

<sup>⑤</sup> Vgl. Petra Kirsch, *Erich Kästners Kinderbücher im geschichtlichen Wandel. Eine literar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Diss., München: 1989, S. 18 u. 20.

章《语言和社会批判者埃里希·凯斯特纳的语言模式运用》（*Erich Kästner als Sprach- und Gesellschaftskritiker dargestellt an seiner Verwendung sprachlicher Schematismen*）中主要分析了凯斯特纳作品中的幽默因素。莱纳尔德·博斯曼（Reinaldo Bossmann）在他的专著《埃里希·凯斯特纳的作品和语言》（*Erich Kästner Werk und Sprache*）中重点分析了凯斯特纳小说的文风以及作品中诸如发音、词汇、句法和修辞等语言现象。

其五，精神分析。英格·维尔德（Inge Wild）的《完美儿子的梦想》（*Die Phantasie vom vollkommenen Sohn*）和彼得·盖伊（Peter Gay）的《精神分析和故事——〈埃米尔擒贼记〉》（*Psychoanalyse und Geschichte—oder Emil und die Detektive*）在利用精神分析法剖析凯斯特纳的儿童作品方面具有代表意义。两位学者将心理分析的重心放在作家自身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俄狄浦斯情结”上，多探讨母子关系及其在艺术中的象征意义。

其六，作家角度分析。1999年，正值凯斯特纳100周年诞辰之际，德国文学界出现了大量有关凯斯特纳及其作品的介绍和讨论，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文章和书籍。这些文章和书籍多探究凯斯特纳的身世，有助于从作家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作家笔下的形象和故事编排。如：弗朗茨·约瑟夫·格尔茨（Franz Josef Götz）和汉斯·萨克维茨（Hans Sarkowicz）在所著的传记中，提出了有关凯斯特纳生父的讨论，以及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文学创作的关联<sup>①</sup>；斯文·哈努施克（Sven Hanuschek）所著传记《无人窥入你内心》（*Keiner blickt dir hinter das Gesicht*），材料事实最为丰富，把作家生平与作品相联系<sup>②</sup>。对儿童文学研究来说，这本传记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有关凯斯特纳儿童小说产生和出版条件的翔实史实。

其七，其他分析角度。玛丽安娜·博伊姆勒（Marianne Bäumler）在其论文《澄清后的现实》（*Die aufgeräumte Wirklichkeit*）中，对埃里希·凯斯特纳创作于1933—1945年间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还包括《小不点和安东》。她认为“凯斯特纳在做着中产阶级田园般的阶级和平

<sup>①</sup> Vgl. Franz Josef Götz u. Hans Sarkowicz, *Erich Kästner.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Piper Verlag, 1998.

<sup>②</sup> Vgl. Sven Hanuschek, *Keiner blickt dir hinter das Gesicht Das Leben Erich Kästners*, München,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1999.